

作家说

何建明：新疆70年，大地如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20年前，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作家何建明第一次去新疆，第一印象是新疆“大美”；20年后，他行程5万余公里，调研采访对象300多人，以“劳模”的工作方式，为新疆70年写就了一部50万字的报告文学《如诗的大地——新疆70年纪事三部曲》。

他说，写这本书，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新疆的“美”，不仅在于天山天池、喀纳斯湖的自然风光，更在于“人”的奋斗——这些奋斗，让沙漠变绿洲、戈壁变良田，让新疆从“边疆末梢”变成“开放前沿”。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何建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接到写作任务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何建明：第一反应是，我——也是多数中国当代作家，应该真正从“写小我”中走出来了！应该真正去拥抱身边这个伟大而火热的时代了！应该真正写出能够让广大读者有点激情和希望的作品了！

很久很久以前，我一直被周围一些作家朋友们的“小自我”写作，闷得实在有点窒息——他们不怎么关心这个时代和社会在发生什么、不关心自己乘坐的车子更迭了多少次、不关心世界贸易和战争烽火对我们当下与未来的影响……他们只沉浸于自己的那只“猫”、那棵“草”、那个“村庄”的故事……你费心费力写的最现实的真实生活与时代变迁，反而成为“边缘”和“非文学”。原本的“主题”创作，常被讥讽。

我想，这一次应该做个“了结”，想告诉读者一件事：写一个伟大时代的史诗，是真正的“文学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作品纵览如此大的时间跨度、横跨如此广的地域面积，你在前期做了哪些准备？

何建明：先看史料、资料，理一理过去20年去过新疆的所有印象与感悟；然后，进行了长达13个月、5万多公里的行程，其中包括200多个调研、采访点和300多名人物的面对面采访。这对时间、对体力都是挑战，对创作更是挑战，更不用说还有高原反应、寒冬腊月、沙漠风尘、炎热干燥云云之苦。

有一次去看光伏发电，差点在登楼梯的时候昏过去；还有一次在戈壁滩上走，突然血压骤升，差点要了我小命；更别说不小虫咬、肚子不舒服、一天挤在车子上十几个小时之苦……这些都不是你能提前



准备好应对之策的，必须面对、必须忍受、必须战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三部曲”分为史篇、诗篇、史诗篇，这个结构是如何考虑的？

何建明：70年的新疆，首先是一部壮丽的共和国新疆史，不写这样的历史，肯定失色，70年的新疆，有着如诗如画的景象。不写这样的诗意新疆，你对不起那片土地，读者也不会买你账。70年的新疆，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诗，是伟大时代的中国史诗——这是作品的落脚点、根本点和文学的终极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为什么选择以知识分子的故事作为开篇？

何建明：自治区成立之初的历史，波澜壮阔，但在当时又一穷二白。谁来建设这片土地？是革命军人和有志的知识分子。于是我的作品开头，也就有了王震将军与一位被国民党反动派关在监狱里的“死刑犯”——地质学家王恒升之间的故事。

这既是一个好故事的开端，在新疆建设中，这样的故事也是出彩而普遍的。无数位像王恒升这样的知识分子，后来成为遍布天山南北大漠戈壁的“牧羊人”（找矿人就像牧羊人一样，生活流动而艰苦——记者注），为千家万户带去温暖 and 希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书中有很多人物的“个案”，如何用散点的人，去构成新疆70年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

何建明：新疆就是一片“如诗的大地”，在这片大地上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繁花，用一条精神丝带把他们串起来，是这部作品必须完成的使命。

但新疆的繁花太多，串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所以连我自己都曾怀疑，能不能完成此书的创作。串不好就是失败，“宏大”才是真正考验作者的功力、笔力、腿力和心力，

还有更重要的“文力”——文字在全书中永葆激昂和优美的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如何选择写哪些人？

何建明：我总喜欢那些为国家、为民族——又能真实地从自己能力和可能出发的人——所呈现的精彩故事。他们很普通、很平凡，又很了不起。平凡而传奇的故事、精神上的故事，是我通常去追求寻觅的。

当然，我更喜欢那些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历史人物。于是在“如诗的大地”上就有了如诗的一个个人物。这样的人，有的大家已经知道，更多的是我在采访途中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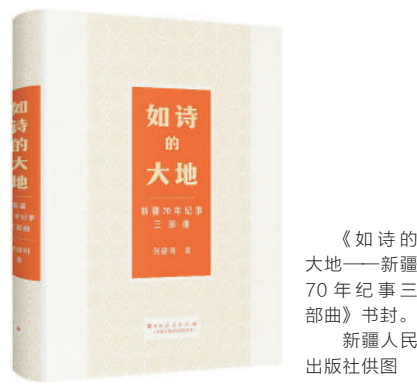
我从不把有没有“被宣传过”，作为人选标准。我认为“他”合适、值得，就写入我的书中。当然，也要考虑内容上的逻辑关系，比如，每个“他”放在什么位置，给出什么样的“体量”……这是文学和写作问题，与“文学思想”无关。

人物精神价值的选择，是第一位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打动你的“点”是什么？

何建明：有的人物，比如，独库公路上守墓的战友，躺在床上起来来接待我的治沙英雄、治沙科学家刘铭庭等，大家都比较熟悉。可我写他们的时候，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因为我觉得，以前的他们，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文学”，是新闻式的。“文学”的他们，应该是深层的、艺术的、精神的。

还有很多小人，比如我在路上看到的“牧羊女”、在“三八线”看到的普通老兵、喀什城内外那些小商小贩们……他们是“如诗的大地”上的小音符，但常常感动我。我喜欢这样的人，通常会在写作中特别注意他们。在我以往的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



《如诗的大地——新疆70年纪事三部曲》书封。新疆人民出版社供图

这样的人物，都是在无意中发现的。这样的人，物故事，我特别珍惜，甚至觉得他们才是应该多写的“典型人物”——文学需要发现，只有发现才是真正丰富和优美的东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听说你好几次为了一个采访对象，上午出发，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才把人家的门敲开。

何建明：这样的经历太多了。在去北疆的途中，说好的估计“下午四五点钟”见到的采访对象，一路奔波，凌晨12点多才抵达目的地。那个兵团老战士已经80多岁了，自己拎了个小油灯，摸黑出来迎接我们。

说好的估计“晚上回来”采访，但真正回到酒店的时候，就是深夜十一二点了。于是只能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去敲门采访对象的门……

在新疆，时间常常必须服从于空间。这是在新疆创作报告文学的一大难，难于上青天一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书中很多人物都是从青年时代就投身新疆建设，一辈子献给了新疆。个人和国家的叙事，似乎总能在新疆得到高度统一。

站纪念碑书写抗日标语的紧张情景切入，后续情节中“飞行集会”“电台突围”等桥段环环相扣，使小说既有美学深度又具有大众可读性。

《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深厚的历史根基，作品中几乎所有人 与事都有真实的历史依据。地下党员李维民与共青团员秦淑云为掩护工作扮作革命夫妻，却严守同志界限——分睡两张单人床，中间悬挂布帘。当房东因冬日无炊烟起疑，突袭检查发现两人分床秘密时，李维民以“妻子体弱”为由巧妙地化解了一场重大危机，成为小说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哈一中是作品故事的原生地。当小说出版发行时，很多老教师惊讶地发现，作品中大量印刷所的场景，与一中校史抗战时期师生秘密印制传单往事惊人相似。那些在日伪军身边传递情报的惊险情节，与一些校友回忆录中的真实经历也高度一致，陈珂用文学手段呈现了母校的光荣岁月。

2025年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被改编成音乐剧，标志着以新的艺术形式呈现文学经典，体现了原作从“复刻”到“重生”的创作理念，目前这部音乐剧正在全国巡回上演。

回首《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经典生成之路，不难发现文学经典的本质不在于沉醉于过去的荣光，而在于在不同时代语境中

何建明：这部分内容在书中占有很大篇幅。兵团人、援疆知青、知识分子、转业军人、工业人才，等等。其实你只要去新疆，随便问一下，就会发现，十有八九的人会告诉你，他是“疆二代”“疆三代”。他们的父辈把一生献给了新疆建设，第二代、第三代，依然这样做着。这是这片“如诗的大地”上最美的风景。

现在去新疆的年轻人中，有大量援疆的青年干部，有教育、医疗、科技、生产等不同领域的，他们都非常坚定地守护和扎根在那里。比如，我看到大漠腹地的油田上，许多石油人从学校一毕业就在那里工作，一干就是几年、十几年。他们在大漠深处绽放青春与事业之花，也收获了爱情。

这几年，还有一批批从“内地”到新疆种田、养殖、搞外贸的年轻人，活得很精彩。现在的新疆，就业机会多、成功效率高，你只要肯流汗，丰收是一定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书中各用一章的篇幅写了4座城市：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米兰镇，为什么选这4座？尤其是米兰镇，似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

何建明：新疆发展中的一大特色，就是城市化进程，毫无疑问，我不能忽略它。但新疆从南到北，大大小小的城市，很多都发展得很好、很快、很现代，那就需要我选择不同特征的城市，呈现给读者。

所以，我选择了首府、喀什，选了小一点的边境城市，再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镇”——米兰这样的“未来之星”城。这样可以让读者有层次地了解新疆城市变迁与发展的图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写完本书，你对新疆有什么新的理解吗？

何建明：一、“大写”新疆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二、新疆有写不完的好东西；三、写新疆就该写“大的、美的”新疆，否则就对不起这片土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言之为诗。结合这“如诗的大地”，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何建明：我在此书的整个基调里，有两点一直是“隐藏并贯穿”其中的：其一，力图用文学来阐述新疆走过的70年如诗征程，这是抒写伟大时代、伟大国家的情怀；其二，力图用诗性语言来表达这种情怀，大量诗话和散文式的写法，是本书的一大写作特点。我一直认为，写新疆不写出她的美，肯定是失败的。

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对报告文学是不满意的；我也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没有把我们的中国故事讲得尽善尽美。但是，我以我的生命、我的人格，以及我作为一个“劳动模范”的荣誉，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感到无上光荣！这不是假话。

《夜幕下的哈尔滨》：一部抗日经典的生成之路

刘金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部描写中共哈尔滨地下党开展抗日隐蔽斗争的长篇小说风靡大江南北，特别是经著名播音员王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播出后，全国108家地方电台相继转播，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作品卓异鲜明的人物个性、曲折惊险的故事情节、抗敌御侮的家国情怀，深深打动和感染了一代听众和读者，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夜幕下的哈尔滨》。

40多年来，《夜幕下的哈尔滨》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和重大文学价值的红色抗日经典。《夜幕下的哈尔滨》的作者是当代著名作家陈珂。

陈珂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哈尔滨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现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和哈尔滨大学戏剧音乐系就读，亲历了日军铁蹄下哈尔滨人民的苦痛与反抗，亲身体验了日伪高压统治的血腥与残暴，那些在道外区老王麻子街传来的呻吟声和在道里区马迭尔宾馆闪烁的霓虹灯光，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原始矿藏”。

《夜幕下的哈尔滨》的诞生根植于东北人民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抗日斗争实践，更直接脱胎于鞍山市首任市长

李维民九死一生的革命经历。1950年8月，陈珂完成组织交办的剧本写作任务后，萌生了创作一部反映哈尔滨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的想法，这一创作动议在1960年获得历史性契机——时任鞍山市市长李维民邀请陈珂为其整理革命回忆录《地下烽火》，这位传奇人物在哈尔滨用生命传递抗日情报的真实经历深深打动了陈珂，真实的历史细节让陈珂深感敬畏和震撼。

陈珂从鞍山奔赴哈尔滨，穿梭于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部门之间，多次采访幸存的地下工作者，搜集和潜心研读历史资料。在道里区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等老建筑中触摸历史痕迹，在伪满警察厅旧址（现东北烈士纪念馆）感受地下斗争的艰辛与残酷，这些实地踏查和亲身体验，使尘封的历史在心中开始复活。陈珂敏锐把握哈尔滨“中”与“洋”共在、“冰”与“火”并存的城市场质，并将这种城市场质转化成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历史舞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陈珂倾注全力创作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他以日伪统治时期的哈尔滨为故事背景，以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哈尔滨人民秘密抗日斗争为核心线索，以中共地下党员李维民为主角原型，进行深度艺术构思和周致情节推演，将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与复杂性融入作品之中。历经两年多时间的奋笔疾书与精雕细刻，于1982年9月完成了长达71万

字的作品。

在创作《夜幕下的哈尔滨》初期，一位友人的提醒让陈珂陷入沉思：“若不能出新，不如不写”。这一善意提示促使陈珂进行创作思考，最终确立小说3个艺术创新维度：

一是对城市历史空间进行还原。陈珂多次深入哈尔滨的街头巷尾，从久负盛名的中央大街到道外码头的工人聚居区，从拜占庭式建筑圣索菲亚教堂到横穿松花江的滨洲铁路桥，凭此作品构建起层次分明的地理叙事坐标系。

二是对知识分子群像进行立体塑造。作品着力刻画哈尔滨三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有彰显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爱国贤绅卢运启；在中年知识分子中，既有坚贞不渝、英勇斗争的中共秘密党员王一民、李汉超，也有信心不足、动摇意志的作家塞上簪，还有在苦闷和踟蹰中煎熬的中共党员柳絮影，以及只追求个人幸福的名门闺秀卢淑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既有不畏强暴的革命烈士罗世诚、共青团员肖光义等，也有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卢秋影，还有人性善良的日本反战士士玉旨一郎，充分揭示了抗战时代各类知识分子面临的道德抉择。

三是对叙事美学进行大胆创设。作品采用惊险小说的叙事节奏与现实主义的厚重质感相融合的手法，如开篇即以在火车

书 疗

在天才与凡人的缝隙中，我们如何自处

记住知识，但他依然在坚持学习，老师说他是低能成人班中最好的学生。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激发学习的动机，引导人们主动走向自我提升的道路。

查理的经历也引发了我们对天赋与努力的深度思考。参加实验后，查理并没有瞬间获得智慧，而要通过持续阅读和广泛学习，才能迅速吸收各学科的知识，并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查理变聪明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要凭借日复一日的不懈努力。这说明智力的提升并非完全取决于天赋，后天的努力至关重要。天赋可能带来短暂的优势，但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倘若天赋未经过努力巩固和转化，便很容易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失去价值，就像方仲永的故事一样令人遗憾。

此外，查理的变化揭示了人际关系和

情感维系的不可替代性。查理因为天生智力低下，从小到大被身边很多人欺负，但纯真的查理视他们为朋友。变聪明后的查理遭遇了巨大的打击——他发现自己从前是在利用他，现在开始惧怕和远离他。所幸查理的老师纪尼安始终在给予查理纯粹的包容与爱意，查理也因为纪尼安持续的鼓励和支持，内心依然保持着善良的底色。其实我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朋友的支持，需要情感的滋养。无论在追梦的路上身居高位还是跌落谷底，都别忘了身边爱着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别忘了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支持。查理曾说过：“智慧是人类最伟大的恩赐之一，只是在追寻知识的过程中，对爱的追寻往往就被搁在一旁……没有能力给予和接受爱情的智慧，会促成心智与道德上的崩溃，形成神经官能症，甚至

精神病……只知专注在心智本身，以致排除人际关系并因此形成封闭的自我中心，只会导致暴力与痛苦。”

最后，查理让我意识到作为平凡人的意义。查理因为对小白鼠阿尔吉依感同身受，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迷茫和焦虑，便孜孜不倦地阅读文献做研究，最终他发现了实验的缺陷所在。查理在经历智力衰退时恐惧万分，仍坚持客观记录自己的心智状态，从而为实验积累更多统计数据。社会的进步的确要依靠思想家先进理论的指导、科学家研究的进步，但同样要依靠小人物的辛勤耕耘。如果全世界只有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不断将社会推向飞速发展的深渊，地球也只会因不堪重负而崩溃。

无独有偶，“童话大王”郑渊洁《309暗室》里，有个故事讲述了科学家研发出能让

常人智商变高的“致聪盔”，成功使做实验的一头活猪“大傻”变为奇才，“大傻”能用20个字让一个贫困国家变为发达国家，开发出29世纪才能使用的新能源，能研究出顶1万人用的超级电脑和能让人不生病活到200岁的免疫长寿丸。然而这导致10亿人类失业，医院倒闭，地球历史进程、人类历史缩短。作品写道：“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普通人使历史进程不致于太快，伟人使历史进程不致于太慢。一旦打破这个平衡，人类将面临灾难。普通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一点儿也不比伟人少。甚至可以说，普通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比伟人还要大。如果人类全是伟人，早上刀耕火种，上午就发明电影，中午坐上飞机，下午出发去月球，晚上爆发中子战争，一天就活完了。”

《献给阿尔吉依的花束》已出版过27个外语版本，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音乐剧等形式。这部作品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给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启示：平凡人要知道常乐，发掘自身优势，做好平凡的工作，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每一分进步和收获都值得被肯定。

阅读观

王钟的

在生活在北京的文艺青年眼里，豆瓣大概会让人联想到两个空间：一个是虚拟的豆瓣网，是给图书和影视作品打分评价、分享阅读观心得的网络空间；另一个则是坐落于北大东门成府路上的豆瓣书店，这家折扣小书店里，书架挨着书架，阳光斜斜地落在书页上，是一方实实在在的、弥漫着油墨味的所在。

但是，不久以后，后者就要迎来它的终章。先是几位书友间传出书店即将清仓的消息，而后，店方在社交平台上证实了这则传闻。租约到期，店面将闭，又一个熟悉的角落即将从城市地图上隐去。

说起书店倒闭的缘由，大抵总逃不过那几句：电商平台的低价冲击、沉重的门店租金、阅读习惯的变迁……近年来，虽然书店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意义被一再强调，但不争的事实是，那些以售书为主的书店，依旧在不可逆转地减少。不少书店为了活下去，只好添了咖啡机、摆上文创，甚至让萌宠驻店，把自己变成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只是在那样的热闹里，书的分量，似乎轻了些。

豆瓣书店也试过做些文创，印着店名的帆布包、素净的书签，每一件都带着书店的温吞气。最近，这家书店还上架了“19年闭店纪念复刻小画”，用“江湖再见”与读者作最后的告别。据报道，老板卿松早已与朋友成立了“八月之光工作室”，从事图书封面设计，计划在闭店以后以此谋生。

但在骨子里，它仍然是一家以卖书为底色的书店。它的坚持，自有其底气：多年攒下的口碑、以折扣书为主的经营特色，以及地处北大与清华之间的绝佳位置。店内以逆商业潮流的姿态告知读者：“带塑封的书都可以拆，拆开不买亦无妨。”然而，一所小书店终究无力对抗时代的洪流，这一天，还是到来了。

每有特色书店闭店的消息传出，总会掀起一阵怀念的风。前些日子，以电影书籍闻名的库布里克书店，也摆起了折扣告示，昂贵的电影理论书、印量稀少的导演传记，都以半价出售。店家没说要关门，但不少人揣测，这大抵是告别。一时间，店里出现了略有拥挤的场面，收银台前也排起队。

人们为书店的消失唏嘘，说到底，是珍视那份与阅读相关的纯粹。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可在许多人心， “书非买不能读”才是真。亲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指尖触到纸页的纹路，闻着油墨与纸张混在一起的香气，再那几分付账抱回家，这份仪式感，让阅读多了几分郑重。即便有些书买回去后，会在书架上静躺许久，至少读者在书店驻足流连的那一刻，心意是专注的。

这份珍视，也折射着人们对书店的期许。书店不仅是书籍販售之所，更是知识流动的驿站。一家书店推荐哪些书，如何分类陈列，是否推出自家的销售榜单，皆是其媒介功能的体现。作为流通的末梢，书店虽不参与一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却可通过其选书眼光与陈设策略，影响读者最终与哪一本书相遇。

如今，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和即将消失的书店告别。有人举着相机，把书架的每一个角落都拍下来，想让这些印记留在相册里；有人一次买走十几本书，连小票都仔细叠好收着；还有人在留言本上写长长的话，分享自己与书店的故事。这些举动，当然能给即将落幕的书店，画下温馨、圆满的句号。

纪念一家书店的倒闭，不如记住它们选择书的理由。记得万圣书店有一个“为推荐而打折”的区域，店家不因销量高低判断一本书的价值，只凭内容是否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多年以后，你甚至可以在二手市场上发现这些书以比原本售价高得多的价格转售，这便是店家眼光的证明。选什么书，体现了书店的价值观，也是它与读者的真诚对话。

也不妨纪念我们曾经为了阅读，而愿意花费时间、跨越半个城市的日子。那可能是一个周末的下午，特意绕路去书店，只是为了看看新到的书单，最后抱走一本薄薄的诗集；可能是和朋友相约在书店，从一本新书聊到各自的生活，不知不觉就耗到了夕阳西下。那些为了阅读而“浪费”的时间，因书而生的联结，也是书店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

纪念一家书店的倒闭，还是为了思考这个时代阅读的方式和意义。书店会开张，但阅读不会消失，对文化的热爱不会消失。当电子阅读取代了纸质书，不要忘记的是阅读从何而来，也不要忘记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比如，避免让自己陷入碎片化阅读的琐碎，避免算法推荐的稀释深度阅读的耐心，避免阅读变成“打卡式”的任务。

不久以后，也许那些曾经安放书店的地方，会变成一家奶茶店，或是一家服装店，路过的人不会知道这里有过一家挤满书架的小书店。但在那些曾被这家书店温暖过的人心里，那个逼仄却满是书香的地方，那些淘书时的惊喜，永远不会褪色。

该怎样纪念一家书店的倒闭